

俊雅集

Vernal Academic Elite Series

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

◆ 聂欣略 著

整个古代女性诗学发展始终徘徊在主流话语边缘，女性话语迄今仍备受质疑。

女性写作作为摆脱男性中心话语体系控制的努力前赴后继，艰苦卓绝。

女性怎样才能拥有主体意识及如何创作与批评？

只有女性自己的发言才能说明女性诗学已真正浮出曾被尘积的地表。

性别诗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在承认两性互有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人类的和谐共存与均衡推进。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基金项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WTC09阶段性成果

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

◆ 聂欣略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 / 聂欣晗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6

ISBN 978-7-5100-4728-2

I. ①清… II. ①聂… III. ①妇女文学—诗学—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065 号

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

策划编辑 王梦洁

责任编辑 刘 果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兰文婷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728-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清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高峰时期,也是结穴时期,作为高峰的标志便是大量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等著述的蜂起以及选本、序跋等多种批评方式的大量使用,而作为结穴的标志便是各种理论逐渐消弭意气之争,而臻于成熟与集成。诗词文赋、传奇小说等各体创作的中兴业已引起文学史家的广泛关注,相关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已进入到纵深开掘的境地。但在这种学术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格局上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清代诗学史的内在理路尚缺乏清晰而精准的勾勒;阶段性特色没有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彰显;女性诗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甚至被冷落的位置,等等。这意味着清代诗学的进境尚有待于学术观念的调整和学术方法的更新。

在清代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嘉庆、道光年间不仅以理论的丰盈取胜,而且在清代诗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捩作用。清朝诗学的本相在雍正、乾隆时期达到辉煌,嘉庆、道光接续其后,一方面延续着此前的理论神采,另一方面却内蕴着新变的迹象,而且这种新变大体昭示着清代诗学新的发展方向。所以嘉道诗学的承续、调适、转境,实际上成为考察清代诗学的核心维度。

性别视角的缺失——至少是被冷漠,更使得清代诗学史独有的风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种被遮蔽固然有文献发掘的艰难、性别研究视角的匮乏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主流意识密切相关。连思想新潮甚至不失激进的胡适也在《三百年来女作家》一文中认为清朝三百年的女性作家人数虽多,创作成绩“实

在可怜得很”，认为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一判断的粗暴，自然勿需花费太多笔墨去辩驳。因为这三百年来的女性作品，我实在有理由怀疑胡适究竟阅读了多少。当全球性的关注视角从阶级、民族而转向性别之时，男性的主流观念和主流话语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颠覆，这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事。

无论是作为社会意义还是生理意义上的女性主体的彰显，对传统的挑战都是严峻而且充满着力道的。嘉道年间（1796—1850）女性诗学批评的实绩，不仅规制空前，而且格局严整，诗学的深度和高度都令人瞩目，堪称是传统女性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词创作、唱和之风、诗集编定等都蔚成一时风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女性诗学的建构也积成规模，总集、选本、诗话、论诗诗、序跋等批评形式，都有大量的女性手笔，而且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她们不仅要从性别的角度获得诗学的话语权，而且试图对男性诗学形成影响甚至迫力。但当时光尘封住历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嘉道女性诗学批评虽有一时之影响，却终究未能衍成一脉强固的诗学源流而稳居清代诗学之一翼。传统的强大，或者说传统的偏仄，就这样轻率而无情地显现出来。

如此，嘉道、女性、诗学，就成为清代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三个关键词。欣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可见她学术目光的清澈。但我一直隐隐觉得，这种清澈目光的背后其实包蕴着内心的一股柔韧的力量。

何以说得如此的“文学”？试略作分解如下：

其一，勾勒了嘉道年间女性诗学的整体面目。从恽珠、梁德绳到熊琏、汪端、沈善宝，由随园女弟子到碧城仙馆女弟子。欣晗在重点突出恽珠、汪端、沈善宝的作用之外，也对这一时期的女诗人群体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此就构成了点面结合的整体诗学景观；而且这种整体性之中，因为这些女诗人的生活年代前后相继，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嘉道诗学发展的脉络分析。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于此概括分析得最为集中。欣晗没有将嘉道女性诗学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放在清代诗学的发展过程中来梳理论说，如此源流兼具，更见其悬格之高。

其二，注重在诗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来彰显女性诗学的特色所

在。嘉道年间,正是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竞相主盟诗坛的时期,在这种诗学思想的交锋和递嬗中,女性诗学与其有着怎样的契合与悖离?就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欣晗的著作中有不少笔墨涉及这种细微的辨析,由此并寻绎出一条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交错的女性诗学的发展轨迹。譬如嘉道女性诗学中的“性灵”就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其理论的渊源虽然与袁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性别意识在其中仍是分明的。沈彩在《与汪映辉夫人论诗书》中说:

来札谓:“再得苍老高古,一洗绮罗香泽之习,则竿头更进矣。”窃以为此语犹有可商也。夫诗者,道性情也。性情者,依乎所居之位也。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乃欲脱绮罗香泽之习,是其辞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诗哉?……于妇人女子,反欲其改头换面,是亦阴阳易位之一端也。顾今之评妇人诗者,不曰分少陵一席,则曰是绝无脂粉气。洵如是以偎红曳翠之妹,而唱铁板大江东。此与翰音登天、牝鸡司晨何异?其为诞且怪孰甚,尚安得谓之诗哉?

男性与女性的性情差异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认知,则性别诗学的意义便也失去了基本的理论空间。欣晗对此不仅有足够的关注,而且非常注意从中抉发出女性诗学的要义所在。

其三,注重以西方理论来拓展女性诗学的研究空间。男性与女性,性别的差异在中国的语境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权的强弱之分。欣晗运用西方的话语权理论对女性诗学视点和性别倾向的关系进行研究,在比较不同性别的文本中突显性别内涵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为两性诗学建构中的女性诗学批评进行合理的定位。

其四,从不同的批评文体维度来诠释各具方向和特点的女性诗学,如论恽珠,侧重探讨其与《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的关系;而论汪端,则将重点放在其编选的《明三十家诗选》;论沈善宝,则集中笔墨考察其《名媛诗话》的诗学本旨;论闺秀诗人群体,则细致寻绎他们论诗诗的独特内涵。如此,借助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客观上也展示了嘉道女性诗学的多样性,选择之中,自是别有眼光。

其五,拿捏自如的分寸感。学术的境界虽然各有说法,但分寸感

一直是学术判断的命门所在,再有创见的判断如果偏离了分寸,价值也就减半了。性别视角的运用并非用来颠覆以往的诗学判断,因为它只是文学解读的一种角度,若过分夸大性别观念,则与性别视角的缺失,其失维均。所以说从性别角度介入诗学研究,虽然使一切都有了重新解释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更多是格局意义上的,而非替代性或遮蔽性的。这使得性别诗学研究者必须更具谨慎和豁达的胸怀。不遑说嘉道女性,就是泛说古代的女性诗家,其能在诗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必然伴随着自身异化的过程。欣晗在这方面,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她在书中说:

女性作家在文坛站稳脚跟、累积声名过程往往也是自身异化的过程,她们拥有的部分话语权是以牺牲自己的另一部分话语权为代价的。当女性作家拥有相当权力为自己、为女性代言时,一部分人已经无法从男性话语中走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巩固男权制度的行列中来。这种矛盾使女性话语面临一个尴尬局面:或者完全抛弃男性话语,进入无言状态,任何思想都无从表达;或者在男性话语之中进行反叛性、抵抗性的表达。聪明的女性选择了后者,并以多元化策略制造抵抗男性话语的迷雾。

这种阐释不仅精准,而且大度,更重要的是契合古代女性的生存处境以及独特的心境和语境。

欣晗的硕士导师魏中林教授乃清诗研究名家,魏中林教授又出清诗研究的一代宗师钱仲联先生门下,这一脉学缘,为欣晗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也指引了她基本的学术方向。她的硕士论文专题研究沈善宝的诗词创作与诗学成就,到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由沈善宝以上溯至嘉道时期整个的女性诗学研究,这一论题的扩充,在欣晗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年来我指导的博士以词学研究居多,这当然与我近期的研究方向有关,但诗词之间,同源而分流,其间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由诗以入词,是清人奉守的基本创作准则,而由诗学以论词学,也是清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模式。因此,不了解诗学的历史,其实也无法真正契入到词学研究。现在,经过近四年的修订,欣晗的博

士论文已非复旧观,更趋厚重与精致,这种新的气象,令我欣喜。但我仍是不太满足,我期待假以时日,她能将“嘉道”前推后移,对清代女性诗学作出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个期待,对她而言,要求不算过高;对我而言,心愿也不算奢侈的。

彭玉平

2012年7月15日

目 录

绪论	一个期待深入的领域——清代女性的诗学批评 / 001
----	----------------------------

第一章	总论 / 030
	第一节 清代女性诗学概论 / 030
	第二节 清代女性诗学批评文类与存佚考辨 / 033
	第三节 嘉道女性诗学的继承与突破 / 043
	第四节 嘉道女性诗学对清诗学风貌的构建 / 051
	小结 / 070

第二章	闺秀总集:恽珠与《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 / 072
	第一节 满汉文化融合的使者、闺秀文化发展的领袖:恽珠 / 075
	第二节 《正始集》在“教化”与“传世”间游走的诗学思想 / 085
	第三节 《正始集》及其续集的价值 / 100
	小结 / 120

第三章	选本批评:汪端与《明三十家诗选》 / 122
	第一节 汪端的生命形态与文化品格 / 123
	第二节 自成体系的诗学批评 / 141
	第三节 成“一家”之言的《明三十家诗选》 / 158
	第四节 《明三十家诗选》与清代诸家明诗选本的比较 / 180
	第五节 汪端诗学的性别意义 / 209
	小结 / 219

第四章

女性诗话:沈善宝与《名媛诗话》 / 220

第一节 诗学与生命同在的传奇人生 / 222

第二节 勾连南北、承接两性的诗学互动 / 231

第三节 《名媛诗话》:以女性视角为中心的诗论专著 / 249

第四节 《名媛诗话》的文化学意义 / 272

第五节 女性文学经典化的焦虑与策略 / 279

小结 / 285

第五章

女性论诗诗:闺秀诗群与性别文化启蒙 / 287

第一节 嘉道闺秀诗群与论诗诗概略 / 287

第二节 闺秀论诗诗的性别文化启蒙 / 303

小结 / 317

结语

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中的边缘话语 / 320

参考文献 / 324

附录一:清代闺秀所辑诗集考辨 / 339

附录二:清代闺秀所撰诗话简表 / 345

附录三:四种明诗选前三十家人选者比较表 / 349

绪论：一个期待深入的领域——清代女性的诗学批评

一、题解与论域

清人论诗，有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和评点等诸种体例，今以民国以来渐趋通行的“诗学”一词统摄之。“女性的诗学批评”可以有广、狭两个义项。广义的指涉凡是有关女性诗学问题的批评，包括男性文人对女性诗人诗作的批评，也包括女性文人对两性诗学问题的批评。狭义的指向女性自己所进行的诗学批评活动，包括对女性的也指向对男性的，更关注的是作为批评主体的“女性”性。本书讨论的“女性的诗学批评”属于后者。对这种批评的“女性”限定，意在强调性别主体的批评立场、理论态度及研究方法，探讨女性作为批评主体在从事批评活动时与男性主体的异同并肯定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中的“性别”则是社会和生理双重意义上的。

研究对象的时限上，本书择取清代嘉庆至道光（1796—1850）年间，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约半个世纪的时段为考察范围。整体而言，清代二百六十年诗学是古典诗学的中兴期，取得较高成就，却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深入^①。本书意欲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为何以嘉道为限，原因有二：一、从清代诗学发展来看，前人已有多种分期法。^②清代诗学之流变，大而言之，顺康（前）期尚承前朝余绪，可为由明入清之过渡期；康（后）雍期

①参见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②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例言中网罗诸家之说，并认为同治年间杨希闵论清诗“在各家分期之说中最为有识”，于是略变其说，分顺治康熙（前三十年）期、康熙（后三十年）雍正期、乾隆期、嘉庆道光期、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期共五期。

始现清诗学本相,为成熟期;乾隆朝进一步发展,为鼎盛期;嘉道期既承盛况,而又渐现嬗变之象,为又一过渡期;咸同光宣期为亚盛期。本人认为这一分期法基本符合清诗学发展实际,而以嘉道这一过渡期为关注点能更好地理解古典诗学的发展流变轨迹;二、这样的考虑与选择,主要取决于嘉道年间女性诗学批评的实绩。就清代女性的诗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而言,嘉道不失为一个集大成时期。无论是诗歌总集的编撰,还是选集、诗话、诗品、论诗诗、诗文序跋等批评形式中,都出现了典范之作,而且她们的批评实践还突破了性别局限,进入男性诗学领域,对男性诗人诗作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评析,这些女性的发言为清代诗学史、女性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留下了较为丰厚的一页。

本书谨以清嘉道时期女性的诗学批评为研究论域。

二、研究现状

对于古代女性文学研究,很多学者要么不屑一顾,认为温柔敦厚的女性文学中没有反封建反礼教等进步思想的根据,要么急欲寻找作为吃人的礼教和罪恶的旧制度的抨击理由。而在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之外,20世纪的文学史观也排除了明清女诗人。当性别问题成为继阶级、民族问题之后又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时,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始于“五四”时期,古代女性文学中不存在女性主义者所谓的颠覆与解构,所以大多把眼光投向现当代女性与女性文学研究。所以,古代女性文学历来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女性批评家更是常被轻视或忽略。乃至“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却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批评’的存在”^①。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女性的古文家、女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中国妇女学术史上,除了班昭几乎没有出现过哲学家、经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②。这样的思想遮挡了数代研究者的视线,即使专门的清代诗学研究著作如

①参见虞蓉《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批评》,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清代诗学研究》、《清代文学批评史》、《清代诗学》等也未充分关注女性诗学这一确曾存在的领域。幸运的是，也有少数学者在进行前后相继的艰难探索。如今，清代女性文学曾出现繁荣局面的结论基本得到学界承认。在诗学长期成为文学正宗的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的女性诗学，正成为性别诗学研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发现女性批评的痕迹、对女性诗学批评的典籍整理、对女性诗学批评进行价值认定自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因为女性诗学与女性文学的伴生性特点，她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而前进，所以在考察前人研究成果时，本书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女性文学研究，从20世纪以来的中外研究中寻找对女性诗学进行研究的蛛丝马迹。

（一）大陆研究概况

在对大陆20世纪女性研究的综述中，较多研究者们分为三个阶段，而且时间断限基本相同。^①这一划分基本适合女性诗学批评研究的实际，本书也采用三段论：

1. 全面展开且收获颇丰的时期（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20世纪清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之交先贤们所作的女性

①王春荣在《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认为，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和话语形态：20世纪20~30年代为第一个高潮期，即文学史研究的性别审美视角确立时期，妇女文学史著作和“作家论体”批评成为该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世纪80~90年代为第二个高潮期，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突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论等多种成果成批量问世，蔚为大观；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批评成为第三期，进入文化批评的哲学、美学的更高层次，理论建构趋于成熟，女性学、女性文化诗学已形成一门具有世纪性和世界性的显学，女性文学研究队伍业已形成。农艳的《二十世纪明清女性剧作家研究述评》以新中国的成立和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的全面引入标志也分为三个时期。张宏生、张雁编的《古代女诗人研究》的概括更具针对性，认为古代女诗人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一、社会革命和文学发现：1900—1949；二、创造的低迷与蕴积：1950—1978；三、传统与现代的交融：1979—2000。蒋寅的《清代诗学百年研究》也认为自20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中国大陆的诗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2）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的诗歌史研究；（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文学文献整理工作,这是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女性诗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同时也出现了诸部包含女诗家在内的女性文学史。

这一时期,部分有识学者在整理国故与拷问传统两种思潮的冲刷下开始注目女性文学的典籍整理,其中包括女性诗学典籍,这是古代女性文学浮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著录了上自顺治、下迄光绪三百年间1262名清代女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并加以述评,颇似一部清代妇女诗史;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更全面地清理了有清三百年间2300多位女作家的3000多种文学作品,被胡适誉为“文化史上的一大发现”。她的《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为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续编,也为我们研究清代妇女的思想、文化及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冼玉清的《广东女子艺文考》清理了粤籍女性作家。这些由女性所作的女子艺文志不仅为当时及后世的女诗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基础,而且昭示了知识女性自觉的文化诉求。

此一时期男性编撰的闺秀诗话较多。王蕴章的《然脂余韵》录女史诗事甚备,“断自清初,以迄近祀”^①,以诗为主,而诗余,杂文间亦采入;丁耘辑《闽川闺秀诗话续编》四卷,继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之后对闽川之闺秀诗人的记载甚详,收作者135人,即便偶有与梁书重复者,内容也不相同,丁耘另辑有《历代闽川闺秀诗话》五卷;苕溪生编有《闺秀诗话》四卷,书中采闺秀诗,间述其生平,但多无年代可考;雷瑨、雷瑛同辑的《闺秀诗话》大旨以有清一代闺秀诗为断,元明间闺媛名著偶亦附入,共1300余人,辑成8部16卷,雷瑨的《青楼诗话》主要记载有关青楼女子的诗话;金燕辑录的《香奁诗话》全编近60则;况周颐《玉栖述雅》(1921年)是未刊之遗著,直到1940年才由其弟子陈运彰刊印行世,全书论述清代女词人20位,评语不多,却有助于后代研究者加深对清代女性诗词的了解;俞陛云的《清代闺秀诗话》四卷连载在1941年至1942年的《同声月刊》上,编撰体例为“仿摘句之例”,“复取其人之事略,举孝

^①王蕴章《然脂余韵》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四年(1925)。

慈、贞范、英毅、清高、艰苦之懿行”，比较精约。总之，清代女性诗学典籍的整理于此时期初具规模。

编撰女性文学史是此期所取得的另一重要成就。文学史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撰者对作家创作及其地位的价值评判。自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撰写文学史的风潮。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开启女性文学史的先河，随后梁乙真有《清代妇女文学史》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两部著作，谭正璧有《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①。谢无量的文学史虽是通史，但止于明代。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根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编选标准，明清所选为女性戏曲、小说弹词，对清代女性诗歌没有涉及。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讨论中国妇女文学之源流时颇注重女作家之作风有无受男性文学家之影响与暗示，对清代女性文学发展本身论述不多。梁氏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以清代女性文学为研究核心，资料较为翔实，较好地再现了清代妇女文学发展实况，而且有专章“妇女著述家”特为表出清代女诗家之代表：选政家之恽珠与汪端、诗论家之沈善宝与郭六芳。不过以王渔洋、袁枚等六位男性文人为纲对清代一百余名妇女作家（主要是诗人）的创作进行论述，视角依然以男性为中心。此外，从宏观上对女性与文学关系进行探讨的也有一些，如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和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

应该肯定，此期的男性学者在女性文本的整理、编选和品评方面付出了较多努力，但是这些处于父权文化中心的男性批评家还不可能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充当不偏不倚的角色，他们勾勒的女性文学还是在男权凝视下的名花谱，女性文学还没有独立的地位。而同期女性撰写的古代女作家研究论著则显现出了相当的性别与心理优势。她们着重探讨女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试图以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阐释女性作品深处的内涵。诸如辉群的《女性与文学》、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丁英《妇女与文学》等均从较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去发掘包括女诗家在内的古代女作家的生命状态，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写作”重新阐释，凸显

^①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后更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分上、下册。

出女性传统的特异性,使女性文学开始独立树起自己的旗帜。尤其是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尝试从古代女性作家的生命状态、创作处境与文学兴趣出发,重新阐释了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与审美风格特征,被认为是女性学者写的第一部妇女文学史研究著作。

此外,女性文本整理也有了初步进展,一些较有影响的诗人诗作得以出版。如叶绍袁《午梦堂全集》1916年由宁俭堂重新排印出版;陈维崧《妇人集》经周瘦鸥校阅后,1932年由大东书局出版;张寿林编辑的贺双卿《雪压轩稿》于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另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新撰女性诗文总集,如光大中编《安徽名媛诗词征略》五卷、戴淑慎编《古今女子文库》、董振藻辑《清代名媛诗录》等,均为深化女性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总之,20世纪前半期的清代女性诗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湮没无闻的女诗家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得到了相应的评价。不过研究也还存在一定缺陷,如女诗家还没有从作家研究中独立出来,对她们的印象式评论较多,理论性探讨不足。而且由于时代或视角等原因,即使是这些对明清女性及文学有研究的人,在评价女诗人时也不免存在一定偏见。例如,第一部中国妇女通史《神州女子新史》的作者徐天啸是一位反清革命家,在其书中痛惜:“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尽丧,依赖性成,奈何奈何!”^①胡适也尖锐地指出:“这三百年来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②女性文学接受所面临的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2. 低迷却坚实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社会革命的风云激荡不可避免地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内容与格局上的大变化,钩沉索隐、辨伪存真的乾嘉学风在古代女诗人研究领域内得到再一次实践,堪称我国古代女性文

①徐天啸《神州女子新史·序论》,神州图书局,1912年。

②胡适《三百年来女作家》,《胡适作品集》第14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67页。

学研究的双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面世。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部明清之际的文人心史与文化痛史。陈先生选择一女子作为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是对男性中心史的一种颠覆。胡文楷自30年代就开始了对古代妇女作家及作品的全面梳理工作。1957年，《历代妇女著作考》面世，“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者，一一采录。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依姓氏笔画编次，并将二十余年所收集资料重加整理：详其刊印年代，版本款式，卷数篇帙，序跋题识，编校评阅姓名；精钞名槧，间录序跋全文，以资稽考”^①。第一次将中国文学传统中四千余位女性作家聚集起来，并详细标明了其著作流传情况和出处，虽不乏疏漏、错乱之处，但仍然代表着迄今为止女性作家文献整理的最高成就。1985年，《历代妇女著作考》再版，受到了美国汉学家的极大重视。^②2008年，南京大学的张宏生教授增订补遗后再版，使该书成为更准确、更完备的妇女著作目录。此外，清代女性诗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3. 学术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思潮再度涌入，对大陆社会与人文科学造成极大冲击，古代学术研究开始进入一个转型时期。最初，材料辨伪与古籍整理依然占据大部分研究空间的现象引起了学人的反思。如1985年，王之江在《要关心古代妇女作家的研究工作》中说：“严格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代妇女文学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首先是重视不够……据笔者统计，一九五〇年初至一九八四年五月底，三十四年间发表的研究妇女作家的论文，最多不超过一百三十篇

^①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②孙康宜《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说：“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我们这些汉学领域做研究的人启发特别大，它使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传统中国出版过更多的女诗人作品——仅仅在明清两代，就出版了三千种以上的女诗人选集和专集。”选自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